

QUAN QIU ZHI KU
JUNSHI ZHANLUE YANJIU DONGTAI

全球智库

军事战略研究动态



陈 瑜◎编著



新华出版社

★★★★★ 献给军

院庆 ★★★★★

QUAN QIU ZHI KU
JUNSHI ZHANLUE YANJIU DONGTAI

全球智库 军事战略研究动态

★★★★★ 陈 瑜◎编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智库军事战略研究动态 / 陈瑜编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166-3825-5

I. ①全… II. ①陈… III. ①军事战略-研究-世界

IV. ①E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12087号

全球智库军事战略研究动态

编 著: 陈 瑜

责任编辑: 董朝合

封面设计: 臻美书装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臻美书装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34

字 数: 590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3825-5

定 价: 9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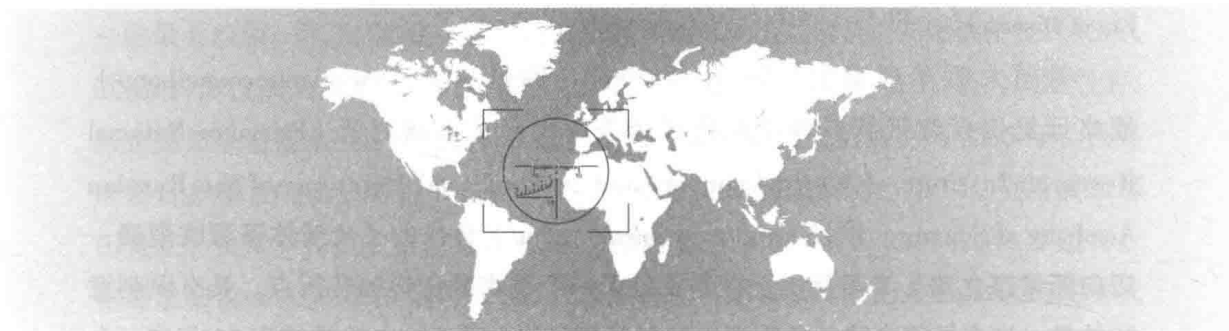
CONTENTS

第一章 国际战略环境与安全挑战·····	1
第一节 国际秩序·····	2
第二节 美国霸权·····	25
第三节 全球安全威胁与挑战·····	35
第二章 大国防务政策与军事战略走向·····	57
第一节 美 国·····	58
第二节 北 约·····	83
第三节 欧 盟·····	113
第四节 俄罗斯·····	135
第五节 日 本·····	155
第六节 印 度·····	175

第三章 军备发展与核态势	197
第一节 军备发展.....	198
第二节 核态势.....	233
第四章 海洋、太空、网络、极地等安全威胁与应对	261
第一节 海 洋.....	262
第二节 太 空.....	289
第三节 网 络.....	312
第四节 极 地.....	331
第五章 武装冲突与军事危机管控	355
第一节 阿富汗战争.....	370
第二节 乌克兰危机.....	396
从“冻结的冲突”到“持久的冲突”	416
第三节 中东、北非乱局.....	423
第四节 叙利亚、伊拉克乱战.....	447
第五节 国际反恐战争.....	499
作为“非法国家”和全球性“圣战”网络的 IS... ..	519

第一章

国际战略环境与安全挑战



近年来，全球智库围绕国际秩序、美国霸权、全球安全威胁与挑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许多重要成果、观点。



第一节 国际秩序

受国际金融危机、欧美“占领运动”、“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和伊拉克战乱、IS^[1]兴起、欧洲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英国退欧、西太平洋岛屿争端加剧等重大事件影响，多数专家[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简称CFR。网址<http://www.cfr.org/>）总裁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2]]对国际秩序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判断趋于悲观，普遍认为全球可能正在步入一个“失序时代”（The Era of Disorder）。^[3]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网址<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战略远见倡议和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Primakov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网址<http://www.imemo.ru/en/>）合作的《全球体系濒临崩溃：迈向新常态之路》专著指出，世界正处于一个越来越危险的转折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即将来临的危险源于二战后国际体系的成功：冷战结束20年来，全

[1] 据人民网2014年12月24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式宣布，今后不再用‘伊斯兰国’称呼中东恐怖组织——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而改称为‘达伊沙’（DAESH），同时也不再使用‘ISIS’或‘ISIL’称呼这一武装组织”，理由是“DAESH是阿拉伯国家对‘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的英文缩写，DAESH一词与阿拉伯文中的‘踩踏’一词发音相似，用DAESH称该武装更能反映人们对它的愤怒和蔑视。另外，广大阿拉伯国家认为，使用‘伊斯兰国’一词既亵渎了伊斯兰教，也会赋予该组织某些合法性”（参见：人民网·美国正式宣布改称“伊斯兰国”为“DAESH”[EB/OL]. (2014-12-24)[2015-11-16].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1224/c1002-26265656.html>。）。

为了行文的方便、统一，作者将使用IS这一称谓。

[2] Richard N. Haass. The Era of Disorder [EB/OL]. (2014-10-27)[2015-08-17].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new-era-of-global-instability-by-richard-n--haass-2014-10>.

[3] 2016年6月，在为拙著《世界著名智库的军事战略研究》发布书讯时，作者曾以“国际秩序陷入失序、主要国家走向‘凉战’”来概括各国专家学者对国际秩序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现在看来，“国际秩序陷入失序”已然成为现实，“主要国家走向‘凉战’”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当前的情况似乎比“凉战”（Cool War）要糟糕得多。今天，大国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呈现出竞争、对抗的一面，一幕幕经典的“权力的游戏”正在国际舞台上上演。

此外，在对“国际秩序陷入失序”的判断上，国外研究结论明显先于国内研究共识。——作者注

球化——信息、金钱、货物和人的跨国流动——将经济体、人民与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导致了目前财富、人口正在进行的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巨大的转移。全球化提供了许多机会，但也带来了严重的风险。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过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其中一些认为自己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了——正在争夺权力，创造更大的不稳定和分裂。

展望 2035 年：第一，大国之间（包括美国 / 北约与俄罗斯之间，中国与其邻国之间）冲突的风险在增长，同时二流大国之间的冲突（诸如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有可能演变成核战争。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教派冲突正在恶化，有可能引发按照宗教、民族、政治派别站队的大的战争。武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增长，是另一个长期的不稳定因素。自冷战结束以来，冲突的发生率一直处于历史性的低点；它的逆转是对长期的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化本身的单一的最大威胁。第二，发展中国家将越来越多地推动全球经济。人民币将加入美元、欧元的行列，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全球人口老龄化将引入一个新的风险因素，特别是如果它拖慢经济增长，并对公共财政造成沉重压力的话。到 2035 年，世界财富日益增长的份额将集中在远离美英金融中心的区域集群。第三，全球能源部门将经历价格和投资的不确定。全球石油消费的峰值可能在 2035–2040 年达到，但可能加快——如果中国经济放缓的速度超过预期以及印度经济无法达到高增长率的话。第四，新技术，诸如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将从人们手中抢走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而引发对现存的国家与多边机构的社会与政治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新的、高薪的工作被创造以及教育、技能的增长，日益增长的国内不平等可能会减少。总之，考虑到即将改变全球格局的变化的深度与广度，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没有霸权力量可以塑造全球体系，并且，就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也没有达成共识。然而，减轻或避免未来风险的机遇确实存在。在面对和管理一系列的全球性挑战时，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远大于任何分歧。我们希望，侵蚀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基础的力量的知识，将作为制定一个包容性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秩序——该秩序将再度降低冲突的风险，同时为全球合作提供基础——时的指南。就世界秩序而言：自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众多国家正在发展彼此竞争的世界秩序的愿景。除了重新出现的主要大国（如中国与印度），一个迅速发展的充满活力的崛起中的中等大国（特别是巴西、印度尼西亚、伊朗、尼日利亚、南非、韩国、土耳其）阶层已经在区域安全与全球规则塑造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新兴国家（无论是自由或不自由的民主国家，还是独裁

政权)对美国及西方创建并控制的全球性机构(其治理结构自1947年以来基本未变)心怀怨恨。“金砖国家”推出了自己的对话框架和开发银行;中国推动了其“一带一路”战略,并启动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英文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 AIIB)以对其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土耳其成为一个不自由的民主国家,并日益疏远美国与欧盟;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越来越热衷于带来文明的冲突,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变正在拉开大幕。今天的世界支离破碎而杂乱无章,但并不是经典的多极化——其表现为相对平等的几个极。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军事大国,国防预算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然而,正如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的结果所证明的,军事力量在解决区域问题时其作用往往是有限的。例如,一个稳定的、现代化的中东不是使用外部军事力量就能实现的。解决诸如贫困、疾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更多地依赖于公共-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而非国家之间的外交安排或军事行动。在这个日益后西方的世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质疑西方的政策和规范,将其视为对自己国家主权的威胁。因此,基于价值观的议题(如民主推广和权利保护)往往会引发强烈的反作用,不只是专制政权如此,许多新兴的民主国家出于维护其国家主权的考虑也是如此。例如,印度不愿意“点名羞辱”(name and shame)其他国家或喜欢政权更迭。“人道主义干预”(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s),如2011年发生在利比亚的推翻了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Qadhafi)政权其后却导致了激烈的内部冲突的人道主义干预,破坏了此类政策的合法性意识。国际体系中权力的扩散和多边机构结构中权力的分配之间存在的滞后,助长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怨恨,并使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努力更加复杂化。对于国家而言,阻止全球性的行动(如有关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等的努力)是相对容易的。日益增长的试图制定替代性机构的趋势[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到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增加了打造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的难度。国际自由秩序崩溃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将时钟拨回到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融合的世界秩序——国家之间的竞争处于监管之中,并且有更多的合作空间——的可能性,似乎十分遥远。从目前摇摇欲坠的国际秩序的同一起点上,世界秩序可能有以下4种图景:第一,新冷战。在这种情况下,大国之间爆发了战争,首先是在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之后在俄罗斯的边界,然后是在亚洲。联合国发挥不了作用。G20是一个空壳。当一场会议在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举行时,只有一半的成员国出席。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数量急剧下降。第二,欧亚大陆引领

前路。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领导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推动俄罗斯向东看，特别是向中国、印度和整个亚太地区看。中国获得了一个稳定和现代化欧亚大陆的伙伴而非对手。中国不再将欧亚大陆视为“死水”（backwater），而视为其经济的未来之所在。中国的“一带一路”或向欧亚大陆的“西向”，将弱点变成了战略资产。中俄合作扩展到其他领域，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和中国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为首屈一指的区域机构，使 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的简称。中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黯然失色。第三，一场新的全球音乐会。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一次，核战争的前景将西方与新兴大国的领导人聚集到了一起。单干的话，西方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化解中东和南亚的军事升级。作为核大国，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有足够的动机去防止扩散以及在中东发生的以色列、沙特与伊朗之间的战争。一个全球军控与防扩散的进程重新开始了。G20 加强了，并成为新的联合国安理会。亚洲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中被给予了更大的角色。最重要的是，派到中东的维和部队反映了强烈的多极努力。北约、中国人民解放军、印度与俄罗斯像一个团队一样指挥、协调该努力。仿佛是为全球多极世界而升级了的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一般。第四，临近崩溃。大国处于彼此冲突的过程，直到它们一个个从内部崩溃。大国都开始像保龄球一样翻倒。技术革新夺走了工作机会。对政府的无能公民洞若观火。民主国家被证明一样脆弱。由于所有大国的机能失调，酝酿已久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核战争。气候变化承诺不再有效，气温升高。^[1]

[1] Atlantic Council, Primakov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Global System on the Brink: Pathways toward a New Normal [M/OL]. (2016-02-05)[2016-09-14].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images/publications/Global_System_on_the_Brink_0203_web.pdf.

Atlantic Council, Primakov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Global System on the Brink: Pathways toward a New Normal [R/OL]. (2015-12-02)[2016-09-14].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images/publications/Global_System_on_the_Brink.pdf.

表 1-1-1 按 2013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平均 GDP 增长率 单位：%

	1991-2000	2001-10	2011-13	2014-20	2021-30	2031-35
世界	3.0	3.8	3.5	3.8	3.7	3.7
发达国家	2.7	1.7	1.4	2.3	2.6	2.6
美国	3.4	1.6	2.0	2.7	2.8	2.8
欧盟	2.1	1.5	0.5	1.7	2.3	2.3
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家	3.4	6.2	5.4	4.9	4.5	4.3
中国	10.4	10.5	8.3	6.5	5.0	4.0
印度	5.6	7.5	6.2	5.9	5.5	5.3
巴西	2.6	3.6	2.8	2.5	3.2	3.5
俄罗斯	-3.9	4.8	3.0	2.5	3.5	4.0

转引自：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战略远见倡议和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全球体系濒临崩溃：迈向新常态之路》专著。^[1]

备注：以上为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预测的 2035 年前世界经济增长情况。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称查塔姆研究所。英文 Chatham House。网址 <http://www.chathamhouse.org/>）俄罗斯与欧亚项目副研究员暨该项目前主任、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英文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法文 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简称 IFRI。网址 <http://www.ifri.org/>）俄罗斯与新独立国家中心副研究员、欧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简称 CER。网址 <http://www.cer.org.uk/>）

[1] Atlantic Council, Primakov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Global System on the Brink: Pathways toward a New Normal [M/OL]. (2016-02-05)[2016-09-14].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images/publications/Global_System_on_the_Brink_0203_web.pdf.
Atlantic Council, Primakov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Global System on the Brink: Pathways toward a New Normal [R/OL]. (2015-12-02)[2016-09-14].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images/publications/Global_System_on_the_Brink.pdf.

www.cer.org.uk/) 中国与俄罗斯项目前主任罗鲍波 (Bobo Lo) 的《俄罗斯与新世界失序》专著认为, 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是过去 25 年来最大的战略冲击之一。对于许多西方人而言, 俄罗斯在 2014 年年初的行动标志着合作幻想的破灭以及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对抗的回归。曾长期处于国际舞台外围的俄罗斯, 早已成为了新的全球大戏的核心演员。同时, 俄罗斯处理区域与全球事务的方法, 反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感性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克里姆林宫强调西方的衰落、俄罗斯的复兴以及一个新的多极秩序的出现。但这种理想化的观点与世界失序相抵触。教训是, 只有那些积极迎接变化的国家才能在 21 世纪蓬勃发展。一个能够将自身重新定义为现代大国的俄罗斯, 将在国际政治的许多领域发挥重要影响。但一个依赖过时的特权意识的俄罗斯, 可能最终成为全球转型的主要受害者之一。^[1] 罗鲍波在该书出版一年之后, 在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简称 NBR。网址 <http://www.nbr.org/>) 主办的《亚洲政策》(Asia Policy) 发表《作者的回应: 俄罗斯与新世界失序——一年之后》文章, 对读者普遍关注、评论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其中, 关于新的世界失序: 迈克尔·考夫曼 (Michael Kofman) 准确地指出: “本书的论点的主旨是, 俄罗斯渴望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并不存在, 并且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许多见解是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上的, 是不大可能实现的。”然而, 他指出, 这本书没有“为这一新兴的世界提供一个可选择的概念模型”, 并且我草率地“宣布了多极化的结束”。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 多极化对莫斯科的吸引力之一, 或者, 如果使用其青睐的表述——一个“多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 (polycentric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是该框架提供了一定的透明度与结构。然而, 这并非世界运行的方式——它是无序、不清晰的, 并且充满了矛盾。克里姆林宫在面对世界复杂性上的不情愿, 解释了俄罗斯在应对其面临的许多挑战时的失败。其次, 认为我没有解释新的世界失序的性质的观点, 是误导性的。相反, 我确定了一些关键的特征: 权力性质的变化, 领导的终结与大国的衰落, 规范与价值观的无法普及, 日益增长的包容性与碎片化。说我宣布了多极化的结束同样是不准确的。我认为, 莫斯科想象的多极世界 (multipolar world) 是虚构的。但是, 从当前的“无政府状态” (anarchy) 中也可能产生新的一极。对俄罗斯的挑战是, 如果 / 当这一情况发生时, 它要确保自己成为这一新秩序中的一部分。莫斯科的担忧之一是, 新的中美两极可能实现,

[1] Bobo Lo. Russia and the New World Disorder [M]. Brookings Inst. Press/Chatham House, 2015.08.17.

而俄罗斯由于现代化与适应上的失败而被边缘化。奥尔加·奥莉克 (Olga Olikier, 女) 置疑, 新的世界失序是否是新的, 或者是特别易变的, 并认为我应该对信息革命与“世界各地社会与文化内部的变化”给予更多的关注。我承认, 存在一种夸大冷战时期的稳定的危险; 毕竟, 它给我们带来了古巴导弹危机, 更不用说对 1983 年北约“神射手” (Able Archer) 演习^[1]的可能的灾难性的误解。然而, 冷战期间曾有一个有着通常明确的界限、多重抑制与平衡的可识别的国际体系。今天, 相比之下, 界限已经模糊, 相对的确定性已经让位于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现在看来, 我当初应该强调信息革命与社会内部变化的影响, 因为这两个因素都加剧了新的世界失序。我们从来没有过如此多的获取信息的途径, 但公众对其真实性的信任却很少这么脆弱。真理已经成为了一种无所不在的物品。一个原因是, 对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的信任处于历史性的低位。^[2]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简称 ASPI。网址 <http://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 主席、多边主义独立委员会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Multilateralism, 简称 ICM。网址 <https://www.icm2016.org/>) 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Kevin Rudd) 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在俄罗斯联邦外交学院发表的《亚洲崛起, 俄罗斯, 以及全球秩序的未来》讲演指出, 当前, 1945 年后的全球秩序的基础正面临巨大的压力。这反映在大国关系的状态上。在我们的全球机构的运作上, 这一点也很明显。事实上, 对有效的全球治理的需求在增加, 而这种治理的供应却似乎在下降。我们可以从联合国机构以及布雷顿森林机构看到这一点。今天, 联合国体系所面临的挑战是艰巨的。存在多个联合国在主要的政治、安全甚至是人道主义辩论

[1] 1983 年的北约“神射手”演习在无意中令世界处于与苏联的核对抗边缘, 而美国官员却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这一事件发生在历史学家现在称之为冷战最紧张的“战争恐慌”时期, 当时苏联担心会遭受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的突然核打击。1983 年 11 月, 北约举行了一次为期 10 天、代号“神射手”的演习, 整个西欧的北约部队都参加了演习。根据 2015 年 10 月解密的档案, 1990 年所做的绝密情报评估报告称, 克里姆林宫在军事和情报上作出了“不正常”的回应。它令在德国和波兰的苏联空军保持高度戒备并增加了侦察飞行任务。根据评估报告, 苏联的战争恐慌并没有引起美国情报部门足够的重视。西方的决策者低估了形势, 认为这些动作不过是苏联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历史学家后来才知道, 莫斯科真的是担心演习可能是先发制人攻击的前奏。由美国总统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所做的评估报告称: “1983 年, 我们可能无意中把我们与苏联的关系置于一触即发的境地。” (参见: 毁灭边缘! 1983 年欧洲险些爆发核战争 [EB/OL]. 参考消息网, (2015-10-25)[2016-09-27]. <http://www.cankaoxiaoxi.com/photo/20151028/979190.shtml>.)

[2] Bobo Lo. Author's Response: Russia and the New World Disorder—One Year Later [J/OL]. Asia Policy, 22, 241-248. (2016-07) [2016-09-28]. <http://muse.jhu.edu/article/628510/pdf>.

中并非处于中央位置的危机。伊朗核谈判是一个例子。欧洲难民危机是另外一个例子。要有一个完全运转的全球秩序，需要各个大国坐到一起，共同合作，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俄罗斯必须完全参与其中。中国必须完全参与其中。美国必须完全参与其中。除非和直到这一情形在国际体系的日常事务中发生，否则我们的全球秩序将变得越来越碎片化。我强烈赞成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对全球秩序的问题的诊断。无论全球秩序的问题可能是什么，替代品却是无限的恶化。历史提示我们，全球失序的什么时期是相似的。不久前，我们经历了一场巨大的人类失序浩劫。尤其是俄罗斯，对全球体系崩溃时会发生什么是特别警觉的。二战中俄罗斯在战争中惊人的死亡人数提醒我们这一事实。全球领导人不能接受采取一个被动的方法以应对支持、维持和改革稳定的全球秩序的核心架构所面临的挑战。在二战结束以来的两代人中，我们也许已经忘记了让全球秩序瓦解的代价。我们承担不起再度发生这样的事情。^[1]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英文 Council on Foreign and Defence Policy，俄文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网址 <http://svop.ru/>）主席团名誉主席、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网址 <http://valdaiclub.com/>）创始人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英文 Sergey Karaganov，俄文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的《从俄罗斯的视角看世界是什么样子》文章指出，关于全球趋势，老的规则已然逝去，而新的规则还没有就位（Old Rules Gone, No New Ones in Place.）。从二战结束开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一个相对有序、稳定的对抗体系。事实上，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秩序的出现。人们曾经希望，主要权力中心将建立主要是基于合作的关系。相反，却有一种建立一个单极世界的企图，它不出意外地失败了。显然，世界正被一股动荡和激烈竞争的浪潮（a wave of turbulence and fierce competition）——如果不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搏斗（a struggle of all against all）的话——所席卷。我们正在见证权力的快速再分配。20 世纪下半叶的规则不再有效：绝对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少公开）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并（至少）尊重国家（大国）的利益和安全。所有这些原则都是“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的思想家们试图废除的。然而，没有什么被发明出来以取代它们，同时将以前的原则加以修改以适应

[1] Kevin Rudd. Asia's Rise, Russ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Order [EB/OL]. (2016-04-26) [2016-10-06]. <http://carnegie.ru/commentary/?fa=63441>.

新的现实的尝试已经失败。新的宏观趋势正尝试通过这种混乱大行其道。第一个趋势是一种新的两极格局的出现。目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两个中心正在形成。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看似壮观的胜利，又在 21 世纪初戏剧性地丧失了其基础的“老”西方（the “old” West），正在努力重新巩固其地位。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第一流的超级大国（a first-tier superpower），并很可能在下一个 10 年之内在综合实力上成为世界老大。由于遇到美国在太平洋（即在东方）越来越大的抵制，中国已经转向西方。大多数专家预测，在中亚，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避免。然而，莫斯科和北京有智慧通过将他们的潜在差异转化为合作的潜力从而避免对抗。当前，虽然“上海合作组织”还不是很活跃，但它已经朝成为一个新兴的大欧亚（Greater Eurasia）或甚至一个大欧亚共同体（community of Greater Eurasia）的核心迈出了很大的步伐。中俄合作将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将成为经济领袖，但其他强大的参与者——俄罗斯、印度、伊朗——将能够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客观地说，新的中心将扮演对西方的平衡物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动的两极对峙。合作和竞争将辩证地结合。2015 年的另一个大趋势是欧盟由各种因素导致的多层次危机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由叙利亚难民危机所催化。除了社会问题、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增长等直接后果，欧盟外交政策模式在新的条件下的失灵暴露无遗。欧洲发展模式正在失去吸引力。欧洲可能再度由一个繁荣、稳定却不总是友好的邻居与合作伙伴转变为问题——如果不是不稳定的话——之源。虚弱与对未来的不稳定，驱使欧洲的精英们与美国联合起来徒劳地反对俄罗斯。欧盟越来越多的内部问题，使得与其和解变得更为困难——即使是在纯粹的官僚术语上。已经在中东开始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A War of All Against All），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全球政治的一个主要的大趋势。战争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国内性质的，但其被西方在过去 10 年对该地区事务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鲁莽——如果不是出于恶意——干预所恶化。中东的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是无法解决的。2015 年出现的最令人沮丧的大趋势是恐怖主义的兴起。此前，短视的政客对此假装视而不见，但现在这已不再可能。即将来临的恐怖主义浪潮仍将是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特征。目前，合作的幼芽被由“你眼中的恐怖分子却是我眼中的自由斗士”（Your terrorist is my freedom fighter.）的原则所驱动的消极的宣传与行动所压制。然而，有限的协议似乎是可能的，特别是在叙利亚。另一个在 2015 年脱颖而出的大趋势是，由西方支配的以前的全球化的类型向新的、不同类型的全球化或者甚至是反全球化的变化。核议题回归世界政治的前沿，是 2015 年的又一个重要趋势。主要原因是对不确定与不稳定的普遍增长的

担忧甚至恐惧。这种不确定与不稳定，本身就是当前世界的主要的大趋势。客观地说，最近 7、8 年来世界一直处于一个战前状态，类似于 1914 年的情形。在专业的军事 - 政治共同体中忧虑一直在增长——战略稳定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在冷战正式结束之后的头 20 年里也并不是真正重要的，但当前却可能正在被侵蚀和破坏。有关新的战争的可能性的讨论正在增加。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数十年来都是基于核对抗——的急剧升级，也使得核议题走上了前台。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已经由于在这一因素上的角色引起了国际关注。美国已经宣布了核军备扩充计划。当前的歇斯底里的现象进一步增加了忧虑，但也阻止了诸如在南斯拉夫、伊拉克大规模干涉的鲁莽决定以及诸如乌克兰、叙利亚冲突的升级。在单极时刻几乎丧失的理性与谨慎正在重回政治。除了以上这些令人警觉的趋势，2015 年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趋势。虽然空气中弥漫着焦虑感，但大战并没有出现，也没有关于它的迹象。全球的民主化仍在继续。老的霸权越来越弱，同时新的霸权尚未出现。国家和人民感到更自由了。民众对其政府的政策有着前所未有的、不断增加的影响力。民众的主要需求是幸福。这一因素以及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关系，加强了和平的力量，抑制了战争的力量。另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由巴黎气候大会所推动，是人类已经考虑“更绿色”（greener）的选项。最后，尽管有恐怖主义的兴起和中东的战争，世界上的总体暴力水平仍在继续下降。^[1]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在接受俄罗斯《新时代》（英文 The New Times，俄文 Новые Времена）杂志采访时的《世界处于战前状态》访谈指出，俄罗斯正在为其安全和主权斗争，并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确实和明显的胜利，但同时也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失败。关于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入俄后的 2 年，俄罗斯经历了一系列辉煌的外交政策胜利和严重的经济失败。卢布的贬值不应归咎于外交政策，而应归咎于我们那些没有执行有效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精英们以及没有要求他们执行这样的政策的人民。在克里米亚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多年来，我一直相信，如果西方组织扩张到乌克兰，将会发生一场战争，令人高兴的是，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场小的战争。我们必须明白，乌克兰危机是苏联解体的延迟效应之一。就苏联而言，它面临着一个十分糟糕的地缘政治形势，当时的世界不是两极而是三极：两极对付另一极。俄罗斯现在的情况要好多了。俄罗斯是一个绝对的全球玩家。世界上当前只有 3 个这样的玩家：美国，俄罗斯，中国。

[1] Sergey Karaganov. How the World Looks From the Russian Perspective [EB/OL]. The Huffington Post, (2016-02-15)[2016-10-12].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sergey-karaganov-/world-russia-perspective_b_9237060.html.